

曹禺戏剧全集：第五册

胆 剑 篇

本书系作者与梅阡、于是之合著，作者执笔；由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2 年 10 月初版。

人 物

(年岁以第一幕为准)

越王勾践——二十七、八岁。

勾践夫人——二十五、六岁。

公主季婴——四岁。

文种——越国大夫，三十五、六岁。

范蠡——越国大夫，约三十岁。

泄泉——越国大夫，勾践的师傅，约五十岁。

苦成——庶民，五十五岁。

无霸——苦成的次子，二十四岁。

黑肩——苦成的三子，十七岁。

黑肩妻——二十五、六岁(第三幕时)。

子犁——无霸的孪生子。

子剑——无霸的孪生子。

鸟雍——泄泉的家奴，三十岁。

太辛爹——越国百姓，六十岁上下。

防风婆婆——越国百姓，六十多岁。

防风——越国百姓，三十五、六岁(第三幕时)。

防风嫂——越国百姓，三十多岁。

匠丽——越国百姓，二十岁。

匠丽妻——越国百姓，十八岁。

西村施姑娘——越国百姓，十五、六岁，后为吴王夫差的王妃。

献稻穗的汉子和他的女儿

越国文武官员、武士甲兵多人

越国百姓、农民、渔民多人

吴王夫差——三十二岁。

伍子胥——吴国相国大臣，五十五岁。

伯 嚭——吴国太宰，约四十岁。

王孙雄——吴国左军副将，三十五岁。

被 离——吴国右军牙将，二十七岁。

希 虎——吴国左军牙将，二十五岁。

盼 子——吴王宠妃的近侍，十七、八岁(第二幕时)。

武士长

吴国武士、甲兵多人

第一幕

纪元前四百九十四年，吴王夫差侵伐越国，越国大败。

七月的黎明。在越国会稽郊外，乌云盖野，一线阳光照着江里停泊的吴国战舰船只。远处不时有杀声、哭声传来。火光烧红了半边天——吴国伍子胥的兵正在放火，把来不及掠去的稻子烧在田里。

江边，已经被俘的越王勾践正在大禹庙里辞别祖宗。沉重的钟声、磬声一阵阵响着。吴国甲士守在门前。他们是太宰伯嚭率领的左军，衣黑色，披玄甲，戴乌羽，操戈持盾，有的戴着兜鍪；杀气森森，一望如墨。

吴国军士正抢劫着越国的宝器，扛鼎抬钟，纷纷杂杂，从江边陆续走过。

逐渐沉静下来。

大禹庙外，跪着一群越国百姓，都是老弱妇孺。离他们不远的江岸上，站着防风婆媳。她们呆呆地望着对岸熊熊燃烧着的田里的稻子和村落。大家一丝不动。

防风婆婆（低声，喃喃地）灭了，完了。抢光了，烧干净了。

防风嫂（望着远处的火光）吃甚么啊！吃甚么啊！地都烧光了。

防风婆婆 天杀的吴国兵啊！

跪在大禹庙前面的人们，沉痛坚定，默然不语。这时，其中一个被风吹日晒，面目黧黑的老者，苦成爹，回过头来。

苦成——姒姓，与勾践同宗，是一个庶民。

苦成（双目炯炯，望着她们）谁家也没留下一块地。不要再说了，过来吧！

防风婆媳走过来，跪在后面。

瘦高的鸟雍带着三个光着腓的孩子，夹着个残破的陶甑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仓皇走来。

鸟雍——是越国泄皋大夫采邑的家奴。

鸟雍（一眼望见苦成，急促地）苦成爹！

苦成 鸟雍！你怎么来了？携（音醉）李怎么样？

鸟雍 完了。吴兵屠了城，一火烧光。我们这些家奴都叫吴兵抓去。就我一个逃出来。连夜赶了二百里，路上捡了这三个孩子。听说勾践大王叫吴国人俘虏了，这是真的么？

苦成（低下头）嗯，是真的。

鸟雍（愤慨）真叫人俘虏了，那还不如死了的好！

苦成 大王正在大禹庙里向祖先告别呢！

太辛爹 我们还要见一见他。

鸟雍 还见他作什么？

太辛爹 国破家亡，总得有个头领。不指望他，还能指望谁呢？

鸟雍，跪下！

鸟雍 我不！（走下。）

太辛爹（庄严地向鸟雍）跪下！

苦成 鸟雍！

一个手执利剑短盾的吴军小校——希虎，头戴鸟羽，身披黑色犀甲，傲慢地由禹庙走出来。

希虎 （向跪在地上的越国百姓）天亮了。快散开吧！你们还等什么？

卫士 真是杀不怕的越国人。他们倒是越跪越多了。

希虎 （忽然瞋目大呼）勾践已经被我们俘虏了。（望着瞪着眼睛的苦成）知道吗，老东西？

卫士 启禀小校，别招他们，他们都会咬人的。

被离——相国伍子胥的亲信部下，气昂昂地率着一群杀红了眼的吴兵冲上来。被离，负智好勇，精力过人，十分爱戴伍子胥，却常先心迎意，没有得到伍子胥的首肯，就把相国心里的事办下。以是，时而得到伍子胥的喜悦，也时而遭受伍子胥的责备。

被离和他率领的右军兵士，都着红色。他们披丹甲，戴朱羽，操戈持矛；杀气腾腾，一望如火。

被离指挥吴兵，如狼似虎，挥动戈矛，把跪在禹庙前的老弱妇孺赶了下去。

被离 （指禹庙）杀进去！

希虎 （忽然望见）站住！你们要做什么？

被离 （报名）右军伍子胥相国部下牙将被离，我奉相国意旨前来禹庙搜杀！

希虎 这是左军驻扎的地方。你们右军不得擅入！

被离 （不服地）庙里是什么人？

希虎 越王勾践。

被离 （明知故问）越王勾践是什么人？

希虎 大王的俘虏。

被离 那就是了。发兵的时候，吴国三军立下誓言：攻下越国，要烧尽越国的田地，杀尽越国的人民，抓住越王勾践，定要

割下他的头颅，快马轻车，带回姑苏。悬在宫前旗杆之上，让各国使臣看看咱们大王的威德。如今你不按照大王的命令行事，反要保护勾践。你们这不是违抗军令，背叛大王吗？

希虎 你住嘴！太宰伯嚭亲笔军令，杀害勾践性命者，斩！劫夺越国宗庙者，斩！

被离 你们伯嚭太宰收下勾践的赃物贿赂，你分了多少？兵士们，杀进去！

被离部下的士兵立刻冲上去。

希虎 你怎敢违背左军军令？（望士兵）斩他们！

又从禹庙里跑出一些守卫的左军士兵，顿时与被离的右军士兵格杀起来。

这时，禹庙庙门大开。太宰伯嚭的副将王孙雄走出。

他是伯嚭的亲信，矮而胖，有须，披甲，衣着华丽。

王孙雄 停住！这是成何体统？同是吴国的大军，自己却先私斗起来了！

被离 牙将被离请告王孙大夫。大夫是伯嚭太宰的副将，请问，不许进庙搜杀勾践，难道这是太宰的主意吗？

王孙雄 军令保护越王勾践，正是我们大王的王命。谁敢不遵？相国伍子胥竟敢犯上吗？

被离 （一楞）怎么，是大王的王命？！

王孙雄 你才晓得？

被离 我们抓到勾践，呈献大王，大王还要斩首立威，怎么现在就——

王孙雄 就定然不杀了。

被离 这是搞的什么鬼！（对其士兵）走！不恭了，王孙大夫！

(气冲冲地率兵士下。)

王孙雄 (自语)小小年纪就当上牙将,真是会爬。(向希虎)伍相国就是喜欢用这种好勇斗狠,不知进退的后生小子!(忽然神气活现地)越国大夫范蠡怎么还没来?

范蠡——越国上大夫,越王勾践的重臣,由禹庙大门走出。范蠡态度稳重,神情飒爽,强毅果敢,巧文辩慧,是一个有智有勇,善于应变的人。他穿着越国文官的朝服,戴冠佩剑。他在禹庙门内正向一个越国小臣吩咐什么。

范蠡 (应声)越国上大夫范蠡在。

王孙雄 (骄傲地)你们君臣上下在庙里这半天,还没有辞完庙么?

范蠡 (沉稳地)差不多了。

王孙雄 大王就要启行,我到大王中军帐前去一下就来。范大夫,催他们快一点吧。(下。)

范蠡 (一躬)请,王孙大夫!

无霸——一个高大健壮的越国武士,持剑跑来,窥见王孙雄走了,连忙上前。

无霸 范大夫!小军无霸,偷下会稽山,请见大夫。(急迫地)大王现在可是平安?

范蠡 正在辞庙。(焦虑地)你们五千壮士怎么样了?

无霸 能打的还有三千,都在会稽山上待命。

范蠡 军情如何?

无霸 山下全是伍子胥的兵,被他们团团围住。

范蠡 军米还有多少?

无霸 (停顿一下)全军只有五斗军米了。(愤激地)可是范大夫,大王被俘,将军战死,我们滴水不进,一粒米也吃不下。

大家夜夜朝朝，戈矛在手，甲冑不脱。听说大王被俘，定要冲下来，同吴兵决一死战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

范蠡（感动地）有你们在，越国是不会亡的。

无霸（兴奋）我们可以即刻打下山来！

范蠡 可是眼前大王还在吴王夫差的掌心里。

无霸 大王万一有个长短，我们定要取下夫差的脑袋为大王报仇。

范蠡 那么越国呢？大王真有不测，越国岂不是更难于再起了吗？

无霸 哦。

范蠡（坚决地）我们要打，但不是现在；要动，还不是今天。你们五千壮士要保住军力，吴国对我们才能有所顾忌，不敢危害大王。（掏出一个竹筒）今后如何安排，都在这军简上。你拿回去交给副将。快走吧！

无霸（收下军简，走了两步，忽然）我只求见大王一面。

范蠡（沉痛地）大王在禹庙里，已经不能随意见我们了。

无霸 好吧！

范蠡送无霸下。

右军大将伍子胥相国上。伍子胥，身材高大，巨颡深目，双目炯炯，威力逼人。他为人精诚廉明，但又专横残暴；倔强忠直，却又骄傲自负，不能忘怀他为吴国立下的丰功伟业。他穿着鲜明的深红色甲冑，秉节仗钺，是运筹帷幄的上将风度。他后面跟随着一群雄赳赳的武士，被离正向他禀报甚么。

伍子胥（转过他满腮斑白胡须的脸，锐利地）被离牙将，你真是莽撞！没有向我禀告，就擅自强行进庙，受了伯嚭太宰部下

的阻拦。没有斩去勾践，却损害了右军的威严。

被离 被离知道相国的心中大事，冒万死之罪，想为老相国，为我们万世江山刀下立功，一刀就把此后吴国的大事办了。

伍子胥（沉思）是啊，有时这一刀的力量，确是比千军万马十年辛苦的汗血功劳还重得多啊！

被离（夸傲地）当年老相国辅佐先王攻伐楚国，不是把楚国的宗庙社稷一天就灭了吗？

伍子胥（怀念地）那是先王活着的时候啊！

被离 但是现在鱼在网里，虎在笼里，难道不能给太宰伯嚭来个措手不及吗？

伍子胥（嘘出一口心中的闷气）但是还有我们那位年青不懂事的大王啊！

被离（激昂地）为人臣者，只要尽忠，甚么事情只要有利于吴国的千秋霸业，就应该生死不顾，担当下来。

此时范蠡早已送了无霸回来，远远立在一旁。

伍子胥（断然）拿我的军符来！（从裨将手中取来军符，交与被离）去吧。

被离（严肃地）领上将军令。（立刻领着右军的士兵向禹庙冲去。）

希虎（拦住）被离牙将，你要做什么？

被离（举起军符）奉伍相国军符，进庙搜杀！

希虎 不成，告诉你，就是伍相国自己来了，也是不成的。

伍子胥（瞋目）怎么讲？（奋步前进，后随执戈武士。）

希虎（大惊恐）伍相国！

希虎拱手，伍子胥带着被离正要进禹庙。

范蠡（大喝一声）谁敢进去？（一手执剑，一手抓住伍子胥的

衣袖。)

被离和兵士们一时僵立在那里。

范蠡 (挟持着伍子胥)伍相国,你要怎样?

伍子胥 (措手不及,却不动声色)范大夫,你身为吴国的俘虏,吴国用厚礼相待,不解衣冠,不去佩剑,你不知感恩图报,难道你还敢对吴国的相国大臣动起刀剑吗?

范蠡 (瞋目怒视,目眦尽裂)我敢!敢!敢!越国大夫并非犬羊,在这样的时候,他就会勇若虎豹,矫若猿猴,动若闪电的。

伍子胥 你要怎样?

范蠡 伍相国,我当你是吴国的忠臣,天下的人杰。四海之内,哪一个不知道信义无双的伍相国?但是大王被俘之后,我们献出美玉良金和国家的宝器,为的是保下他的性命。贵国大王已经应允下来。当时并不见相国拔剑相待,今天却在我们背后出尔反尔,动起手来,难道吴国的相国可以这样对待四海的公论吗?伍相国如果以诺言为重,就不要再动这个念头,不然,五步之内,血溅越国土地。天下震惊,二人同尽!伍相国,到了今天,越国人是没有一个怕死的。

伍子胥 (被范蠡的忠义所打动)范大夫,你不愧是个真正的汉子。你是英雄,是圣贤之臣。但是这样死心踏地地辅佐勾践,对你未免太可惜了。

范蠡 为了越国,为了大王,范蠡粉身碎骨都是不够的。

伍子胥 范大夫,我能亲眼看见越国人这样的气概,(严肃地)这才叫我睁开了眼睛:越国的事情比我方才想的(语重心长地)要严重的多了。(对禹庙门前举着剑的被离)被离,把剑放下!

被离收剑，范蠡也收起剑来。

伍子胥（神色坦然）范大夫，你当然明白这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死，而是敬重你的忠义正气。只有一件事，范大夫，（藏着傲慢）今后，你们要善事吴国，不能忘记今日的教训。

范蠡（含蓄地）敬谢伍相国的忠告，这一切，我们君臣永志不忘。（施礼。走进禹庙。）

这时伍子胥却忧思如潮，抑止不住地焦灼不安起来。
他仰天长望。一旁的被离望着他，也若有所失。

伍子胥（喟然）吉、凶、祸、福！吉常常是凶的开端，福常常是祸的根芽。如果不能及早消除这个致命的祸根，我怕今天吴国这场轰轰烈烈，未必不是来日一场凄凄惨惨的开头啊！（沉吟。）

一个中年汉子抱着一捆烧焦了的稻穗，挣脱外面吴兵的阻拦，向禹庙奔来。后面跟着他的女儿，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女孩。她拉着父亲的破烂衣襟，哭喊：“爹爹！”

吴兵（追上来）站住！你要做什么？

中年汉子 我要把你们做的事情告诉大王！你们杀了我的老婆，抢了我的稻子。（抖动稻捆）抢不走的，还烧成了这个样子！

吴兵（持剑威吓）快下去！不要找死！（抓住他。）

中年汉子 放开我，我要见我们大王。

小女孩拉着父亲喊：“爹爹！”

中年汉子 我要把他们烧的稻子拿给大王看，叫他记住。我们要报仇。

被离（抢上去）你住嘴！

中年汉子 你们这些该杀的禽兽！

被离 (怒斥)这个野人!(一刀砍倒中年汉子。)

小女孩 (扑在父亲身上)爹爹!

中年汉子 (挣扎)女儿啊,别忘记这杀父杀母的仇恨!……把这(示意稻子)献给大王!(死去。)

小女孩抚尸大哭。

哭声中,吴王夫差和太宰伯嚭上。

吴王夫差,即位不久,喜功贪杀,骄狂自是,自以为有富国强兵的本领,立下独霸中原的大志。他狡而贪,如他祖父阖闾说的,“愚而不仁”。但他却自认有权术,有机谋,而且容不得比他高明的臣下,听不进逆耳的忠言。他孔武有力,披甲带剑,鹰视虎步地走上来。后随甲士和太宰伯嚭。

太宰伯嚭,是个诡诈贪佞、顺君之过的大臣。他和伍子胥同是先王的老臣,但资望浅,立功不大。现在却是吴王夫差的亲信。他巧言利辞,眼光短小,智而愚,强而弱,是一个只知其前不知其后的“谋臣”。伯嚭美丰姿,衣饰丽都,有一种聪明自负、光彩外露的意态。他穿着武将的衣裳,服绿色,绚丽夺目。

夫差自领中军进场,中军皆白旗、白甲、白羽,一望如白茅吐秀。夫差亲自仗钺,立在当中。

小女孩哀痛死了的父亲,全未注意。

小女孩 (抱起父亲那捆烧焦了的稻子,望见站在她面前的吴王夫差,突然止住哭声,对死了的父亲说)爹爹,你闭上眼吧,女儿就是死了,也要变成厉鬼掐死他们(指着吴军)的!

夫差的武士长 (怒叱)放肆,砍了!

持刀的武士立刻上前。

这时一个生得美丽夺目的姑娘,从侍卫的后边窜出来,